

## 《畢氏定理四千年》譯序

洪萬生

相對於羅密士 (Elisha Scott Loomis) 的《畢氏命題》(*The Pythagorean Proposition*, 初版於 1927 年) 的 371 個證明, 八十年後問世的這本《畢氏定理四千年》(2007 年) 究竟有什麼賣點呢? 當作者毛爾自以為發現一個巧妙的新證法, 最終還是難逃羅密士所佈下的 371 天羅地網, 尤其不無「狗尾續貂」之嫌。因此, 從激發讀者的好奇心來考量, 這種「炒冷飯」的無聊之舉, 看來根本不值得我們推薦, 更何況在網路上, 我們還可以輕易地搜尋並儲存《畢氏命題》的免費電子版。

不過, 這本《畢氏定理四千年》還是值得大力推薦。我的理由主要有兩分面。首先, 毛爾這位數學家兼科普作家對於數學知識活動的體會, 相當通情達理, 因此, 讓他來「重述」這個主題的故事, 調性婉約體貼, 足以打動人心。其次, 毛爾在本書中, 將這個主題的敘事放在數學史的脈絡中, 讀者因而得以認識畢氏定理與數學發展的密切關係, 從而在數學知識活動上, 凸顯「舊詞新說」與數學真理歷久彌新的特殊意義。

現在, 讓我們回到上引毛爾那個非常巧妙的證法。在本書「補充欄 4」中, 作者以「折疊的袋子」證法名之。其中, 我們看到毛爾的現身說法, 透露他「再發現」此一證法的無上「法喜」, 儘管它仍逃不過羅密士鉅細靡遺的蒐集彙編。根據《畢氏命題》的記錄 (編號 230), 那是早在 1934 年, 就已經由一位十九歲的年輕人所發現。事實上, 這個證法充滿了數學洞識, 它不僅連結了「面積證法」與「比例證法」, 是「圖說一體, 不證自明」(proof without words) 的最佳例證之一, 另一方面, 此一方法正如毛爾所指出:「只要證明畢氏定理在這個特別的多邊形 (按: 本例為三角形) 上能夠成立就可以了。」

面積證法與比例證法是《幾何原本》中, 歐幾里得為畢氏定理所提供的兩種證法。所謂的面積證法, 是指《幾何原本》第 I 冊第 47 命題的證法, 它主要依賴三角形 (面積) 全等 (SAS) 的概念, 來證明: 在一個直角三角形中, 直角的對邊上的正方形 (面積), 等於包含直角的兩邊上的正方形 (面積) 之和。另一方面, 比例證法是指《幾何原本》第 VI 冊第 31 命題: 直角對邊上的圖形 (figure), 等於包含直角的兩邊上之相似及相似地被描述的圖形 (similar and similarly described figures)。根據毛爾的說明,「這幾乎是命題 I.47 的逐字重複, 除了『正方形』被『(相似) 圖形』所取代。」此處,「被描述的圖形」可以是任意彼此相似的圖形, 它們甚至不必是多邊形。因此, 命題 VI. 31 顯然是命題 I. 47 的延拓, 歐幾里得之所以將前者安排在第 VI 冊, 是因為《幾何原本》直到該冊才討論相

似形。而這當然，更是由於比例式理論（theory of proportion）安排在第 V 冊的緣故。事實上，《幾何原本》前四冊主題是平面幾何學，也是我們目前國中幾何教材的最原始出處。

除了這兩種方法之外，畢氏定理的主要證法還有所謂的「弦圖證法」。這個方法源自中國與印度。無論是哪一個版本，應該都是利用圖形的切、割、移、補——在中國第三世紀被魏晉數學家劉徽稱之為「出入相補」，出自他對漢代數學經典《九章算術》的「勾股術」之註解。不過，現代人（尤其是數學教科書的編輯）都喜歡將它「翻譯」成代數式子的操弄（二項式展開），從而減損了它固有樸拙的「美術勞作」風格，實在有一點可惜，因為如果國中學生無法嫻熟操作二項展開式，那麼，此一證法的理解就備受考驗。無論如何，「出入相補」這個方法訴諸直觀的「動手做」，在不必講求邏輯嚴密論證的文化脈絡（譬如中國與印度）中，顯然相當受到歡迎。事實上，在初等教育階段，它也是非常值得引進課堂的一個經典案例，可以操練所謂的「探究」（investigation）教學是怎麼回事。另一方面，如果我們願意「勻出」一點寶貴時間，試著比較這三個證法在方法論（methodology）層面的異同，乃至於認識論（epistemology）層面的意義，那麼，關注數學知識活動的多元價值，或許可以多少成為國民素養的一部份了。

上述這個比較的案例，不必侷限在初等教育層次，高中或大學教師其實也可據以探討數學發現與證明的意義。還有，對一般讀者來說，利用這個案例重溫學習數學的經驗（不管「甜美」或「苦澀」，或甚至「不知從何說起」），在一個科技主導世界、而數學又大大主導科技的世代中，或許可以變得比較舒適自在。這種從數學史取材融入數學教學，而企圖讓數學知識活動變得更有意義的進路，是 HPM 的主要關懷之一。

所謂 HPM，是指數學史融入數學教學的一種教育研究與實踐。它原來代表國際數學教育委員會（ICMI）的一個最早成立的研究群：International Study Group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History and Pedagogy of Mathematics，後來也指涉此一研究群針對數學教育的共同關懷。毛爾的數學普及書寫雖然並未刻意呼應這種關懷，然而，就如同許多其他科普著作一樣，《畢氏定理四千年》在歷史文化脈絡中，說明相關的數學知識活動之意義，因此，本書當然也可以算是 HPM 方面的參考著作。

如此歸類當然需要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本書是採取數學史進路，論述以畢氏定理為專題的一部（科普）著作。事實上，作者在本書中，的確大致按照數學的發展歷程，來敘述與畢氏定理有關的數學與數學家的故事。譬如說吧，從畢氏到歐幾里得與阿基米德，是有關希臘數學史的部分。在公元後 500-1500 年間，作者則是以中世紀歐洲，以及印度與阿拉伯數學史為主題。至於進入微積分主導

的近代數學時期，作者先引進創立代數符號法則的韋達，因為他將「三角學從原本侷限在解三角形的一門學問，轉變成為與分析學有關的學門」。至於作者何以獨厚韋達？那是由於畢氏定理在三角學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在微積分的相關敘事中，作者主要指出微分版的畢氏定理如何應用以求曲線之弧長，「畢達哥拉斯一定很難想像，他的定理被用於求幾乎所有曲線之長度」，其中必須藉助於無限的概念，而這卻曾經深深困擾著古希臘人。

在簡短敘述的微積分發明故事之後，作者開始採取「專題」的方式，來說明畢氏定理在各相關領域的現身之意義：畢氏定理與射影幾何學中的線座標、畢氏定理與內積空間乃至於希爾伯特空間、畢氏定理與黎曼幾何、畢氏定理與相對論，等等。在這些敘事中，有一些很少被一般的科普作品所引述，譬如愛因斯坦的十二歲回憶：「在我拿到這本神聖的幾何學小冊之前，伯父就告訴過我畢氏定理。經過一番努力後，我在相似三角形的基礎上成功地『證明』了這個定理。對我來說，像直角三角形邊長的比例關係，由其中一個銳角完全決定是『顯然』的，在類似的情況下，只有我認為不那麼『顯然』的才需要證明。」顯然，愛因斯坦「再發現」了比例證法，這清楚說明畢氏定理以及包括它的《幾何原本》，一直在數學學習上扮演了重要的啟蒙角色。

因此，本書不僅適合中小學師生閱讀，對於一般讀者來說，它也是可用以充實國民素養的數學普及讀物。事實上，筆者所以主譯本書並高度推薦，不僅是毛爾的普及數學著作在台灣頗受歡迎，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一貫寫作風格，都是企圖在文化史的脈絡中，讓數學知識活動變得更加立體起來，換句話說，他對歷史上的數學現象之「快照」，因為有了文化脈絡的襯托，譬如本書「補充欄 2：藝術、詩歌及散文中的畢氏定理」，而發揮了 3-D 再現的效果。另一方面，作者也「不惜」將自己推入歷史敘事現場，讓本書洋溢著毛爾獨特的「個人風格」，譬如他不僅自評他自己「再發明」的證法，還在本書最後一章〈終曲〉中，簡述他們夫婦在 2005 年 2 月地中海暴風季節，前往畢達哥拉斯家鄉沙摩斯島旅遊的經歷。最後，當他的回程飛機繞過島上最高峰克基斯山時，他想起漁夫沿著陡峭的山壁航行時，都仰賴了畢達哥拉斯的靈魂所點燃的一道光，在「暴風裡，它就如同燈塔般地指引了安全的方向。」這是本書的結語，也是最佳的自我推薦！

2014/11/25 附記：

本書英文版是毛爾（Eli Moar）所著的 *The Pythagorean Theorem: A 4000-Year History*，中譯本由黃俊瑋、蘇俊鴻、林炎全與我合作，三民書局即將出版。又，林炎全老師曾經寫過本書的書評，請參看數學博物館·科普特區·深度書評。